

青 纱 戏 韵 黑 土 文 心

——剧作家杨学志的戏台春秋

●葛月 本报记者 武曼晖

黑土地艺术家

白城,这片土地以独特的地域气质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悄然孕育着一个引人瞩目的剧作家群体。他们以如椽巨笔为犁铧,深耕于舞台的沃土,用一部部坚实有力、深具时代印记的戏剧作品共同构筑起一座属于这片黑土地的戏剧丰碑。在这座丰碑闪耀的群星之中,杨学志的名字以其几十年不懈的耕耘和累累硕果,散发着持久而温暖的光芒。

杨学志,一级编剧,原白城戏剧创作室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戏剧家协会理事、白城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这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编剧班的艺术家,将人生最富创造力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戏剧事业。数十部戏剧、文学、影视作品,如同他精心培育的果实,散落在舞台、银幕与书页之间,流淌着生活的泉涌,跳动着黑土地的脉搏。

星火萌芽 稚子初萌凌云志

1948年深冬,洮儿河裹挟着冰凌汇入嫩江,月亮泡西南的安广小镇,杨学志降生。这里的小巷是他最初的舞台,捕鸟攀树、凫水偷瓜,田间地头处处是他撒欢儿的身影,乡邻笑言“心眼坠着,不长个儿”,但小小的他却将黑土地的烈性与灵气悉数吸纳。每次考试放榜,杨学志的名字总在榜首闪耀,偶尔屈居第二,他能憋红了脸,暗自发狠下次定要夺回第一。

12岁那年,火车载着参加汉语拼音比赛的杨学志驶出小镇,车窗外广阔的天地让他睁大了眼睛,原来安广镇外的世界这般辽阔!捧着奖状归来的路上,少年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只有学习好,才能走出这个一口气就能跑到头的小镇”。这份觉醒,恰似嫩江春汛,冲开了他生命的河道。

琢玉砺剑 风雨无阻创作路

1965年,杨学志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白城师专。图书馆成了他的新天地,中外小说里的悲欢离合,二十四史中的风云变幻,在他心中交织成多彩的画卷。毕业分配时,他本已打好背包准备去乡村教书,县里却突来调令,因为他曾在学校当过广播员,调他去县里展览馆当解说员。县展览馆的巡回岁月,点燃了杨学志的创作火花。他编写的宣传小戏活泼生



动,竟比当时的印刷材料更受欢迎。当文化馆重新开放,他便当上了业余文艺辅导员,成为群众文艺的领路人。8年光阴,他白天辅导业余剧团,夜晚伏案创作,组织、联络了150多名业余作者,活跃在城乡各条战线上,其中佼佼者成为文坛新星。

1978年,吉林省组建创作网络,杨学志被调到县创作室任专职创作员。坐进县创作室,他却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剧本该怎么写?儿时扒墙头看的野台戏,只记得花花绿绿的衣裳和热闹的锣鼓。他抱着样板戏剧本苦读,字句都认识,门道却摸不着。幸得前辈指点:“去排练场泡着!”

从此,排练厅成了他的课堂。幕布开合间,他观察演员的举手投足;卸妆后的深夜,几盅老白干,一碟花生米,他与演员们促膝长谈。一年后,拉场戏《打渔迎亲》从笔尖流淌而出,登上省级刊物,并由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唱腔时,他湿了眼眶。随后,拉场戏《二大姑扒牌坊》在省汇演中获得创作二等奖,二人转《老来伴》获得创作三等奖。

初尝甜头,他挥笔写下《月亮湖》《河水弯弯》两部大戏。县剧团敲锣打鼓搬上舞台,谁知全省评比揭晓,两部作品双双落选。那个夜晚,他独坐灯下,稿纸上的字迹逐渐模糊。不是不够努力,不是缺乏才华,那堵看不见的墙究竟在哪里?

中戏淬火 笔底风雷动菊苑

人生的转机总在低谷时闪现。一则中央戏剧学院编剧进修生的招生广告,像闪电照亮杨学志的创作黑夜。他攥着报纸的手微微发抖,眼中重燃少年般的光彩。闭门苦读十昼夜,最终以优异成绩迈入戏剧圣殿。

中戏的两年时光,成为杨学志艺术生命的熔炉。这个进修班集中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教师精英,有国内外知名的老

教授,也有知识结构全新的年轻讲师,在短短两年中,几乎授完了本科班4年的课程。古希腊悲剧的庄严与中国戏曲的灵动,斯坦尼的体验论与梅兰芳的写意美学,先生们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同龄人中相互的知识碰撞,与杨学志此前丰富的基层生活体验和初步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使杨学志的戏剧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终于明白,好戏不在情节热闹,而在生活深处。

学成归来的杨学志,带着淬炼过的戏剧观回到故乡,任白城地区创作室创作员。他的第一部大型戏曲《吴大舌头传奇》(与人合作)在国家级刊物《剧本》增刊发表,随后大型吉剧《泉雄梦》(与人合作)横空出世,由地区吉剧团排演,反响强烈,不仅荣获吉林省戏剧调演创作奖,而且荣获省政府颁发的吉林省最高文艺奖“长白山文艺奖”。

伴着大戏创作的丰收,他的拉场戏、二人转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二人转《夫妻怨》获吉林省第十二届二人转汇演创作一等奖、全国第二届二人转汇演创作三等奖。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二人转汇演中,拉场戏《傻柱子接媳妇》《国舅爷寻梦》,二人转《贤妻休夫》获创作一等奖。尤其是《傻柱子接媳妇》不推而广,几乎演遍了东北三省所有中、小戏曲剧团。吉剧《晚霞不是梦》获吉林省第16届创作剧目评奖综合剧目一等奖。杨学志的名字从白城走出,蜚声吉林剧坛。

创作密码 烟火生活掘真金

在杨学志的创作哲学中,“生活”绝非一个抽象空洞的口号。他对“生活”的理解极其广阔而务实,充满了生命的质感,是一种真正沉入生命肌理、拥抱人间烟火的认知。他深刻地领悟到,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人际交往的微妙涟漪、职场奋斗的酸甜

苦辣,乃至街头巷尾的市井百态、茶余饭后的闲谈碎语,无不蕴藏着戏剧创作取之不尽的“金矿”。戏剧的根系必须深植于这广袤、鲜活、充满烟火气的现实土壤之中。

然而,仅仅“沉入”生活或“体验”生活,在杨学志看来还远不足以锻造出真正有力量、有灵魂的戏剧作品。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更具决定性的环节,这也是他创作理念的精髓所在,便是“向生活要感悟”。“感悟”二字,是打开杨学志戏剧宝库的金钥匙。它要求创作者在生活的浩瀚海洋中,不仅要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和忠实的记录者,更要成为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和充满灵性的感受者。它需要一种穿透生活表象、触摸人性本质的能力,一种将普遍的生活经验淬炼、升华为独特艺术发现和个体生命体验的心灵熔铸术,是将生活之“原矿”冶炼成戏剧之“真金”的关键转化。杨学志毕生的创作实践,正是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注脚。他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跌宕之所以能深深打动观众,正是因为它们不是冰冷的概念图解,而是从生活深处掘取、又经过心灵熔炉反复锻打、最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真金。

椽笔春秋 幕起幕落总关情

当杨学志的目光移向当下创作室里充满活力的年轻面孔时,他清晰地感受到了时代齿轮转动的声响。面对新生代创作员,杨学志内心涌动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传承的使命感。他深知,前辈们依靠满腔热爱和无数实践点燃的戏剧薪火,需要新一代创作者以符合时代的方式接续传递。他殷切期望,在年轻创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之上,能重新燃起那份对舞台艺术最本真的激情和对生活本身永不枯竭的好奇。他如同一位在舞台侧幕默默关注的守望者,凝视着新一代创作员的成长,期盼着白城戏剧那独特的精神血脉与艺术品格,能融入新一代创作者的血液之中,在新时代的聚光灯下,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璀璨光彩。这份对过往的深切敬意与对未来的殷切期许,构成了杨学志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数十载笔耕不辍,杨学志的作品如星辰缀满关东夜空。他以文脉为筋骨,将关东的烈酒、秧歌与热血尽数酿成戏剧琼浆,滋养着白城戏剧的精神沃土。这是他献给生活的情诗,吟唱着青纱帐边的风吹高粱,歌咏着黑土地上的万物生长,应和着舞台上的悲欢离合。瘦骨何妨担道义,寸心自可纳乾坤。洮儿河畔的淘气稚子已成瀚海明珠上的戏剧丰碑,他用最真挚朴实的声音证明,最动人的戏剧永远生长在生活深处;最璀璨的文心,必然扎根于养育他的黑土。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 ▲树种:旱柳,杨柳科,柳属。
- ▲位置:洮北区林海镇孟家村。
-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21年。
- ▲状态:树高10米,胸径80厘米,冠幅16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 ▲古树历史:该树于1904年栽植。



- ▲树种:旱柳,杨柳科,柳属。
- ▲位置:洮南市洮府街道桥南村。
-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21年。
- ▲状态:树高10米,胸径130厘米,冠幅12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 ▲古树历史:该树于1909年栽植。

文图来源:
《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

龙马精神，马是怎么和龙在一起的

●杭侃

马也看身高，一米八以上就是龙？

《周礼·夏官·廋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騊，六尺以上为马。”《周礼》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八尺是184.8厘米，七尺就是161.7厘米，六尺是138.6厘米。马匹个头越大，价格就越高。

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简牍中有很多关于马匹名称、年龄、高度的记载，如“传马一匹，驪，牡，须，齿八岁，高六尺二寸，名曰隻驪”。“传马”是古代驿站系统中用于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专用马匹，“驪”特指鬃毛与尾部呈黑色的红马。这匹名叫隻驪的8岁公马高六尺二寸，这个尺寸指的是马的肩高。

现在蒙古马的肩高130厘米左右，单纯从马匹的肩高来说，蒙古马肯定算不上“龙种”。但是，蒙古马自有其优点，宋朝的大科学家苏颂曾经出使辽国，他在《契丹马》一诗中写道：“边城养马逐莱蒿，栈皂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

苏颂还给这首诗写了一个注：“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驟，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番

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剔，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

宋朝“买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一寸七等中，各以一寸为差”。南宋初年，名将韩世忠买了一匹肩高五尺一寸的高头大马，宋朝的一尺是31.68厘米，这四匹马肩高是161厘米，韩世忠把它送给了宋高宗赵构，理由是“此马非人臣所敢乘骑也”。所以，连宋人都看不上“风寒霜雪任蹄毛”的蒙古马，但蒙古骑兵正是驾驭这种马，横扫了亚欧大陆。

人类太需要马，给马赋予很多想象

马和龙产生关联，不仅仅是马的高度。

东汉王充在《论衡·龙虚》中说,“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说明汉代的龙首其实表现的是马头的形象。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龙乃以蛇为主体,嫁接上“兽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龙(蛇)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后来这个部落兼并了以马、鬣、鹿、鱼等为图腾的部落,就在蛇的躯体上再加上被兼并者图腾的某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复合式的图腾。

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看原始社会中被我们讨论的一些“龙”的文物,则以红山文化出土的一种躯体蜷曲如“C”形的玉雕最为接近。今年6

月,“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这是迄今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红山文化主题展,汇集了20多家文博机构的310件/组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C”形玉龙。

考古学者郭物在《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战马》中就明确说“龙自草原来”,他认为“公元前35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有一种玉龙,其带鬃的头很可能就是以野马为蓝本”。

“马者,武也”,马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马的出现,改变了冷兵器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往方式,北方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辽史·食货志》)。东汉名将马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所以,马在古代世界得到人们的普遍真爱。“五花马千金裘”,看看唐代人对马的装饰,可以说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种宠爱和想象古人一直都有。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中的殉马,装饰奇特,有的马头上装扮了鹿角。公元初阿富汗希巴巴尔干“黄金丘”出土的双马神金耳饰,中央是一位头戴斯基泰式样的圆锥形帽的贵族,双手各握一匹似龙似马的动物。动物的鬃毛部分饰有绿松石镶嵌的水滴纹,它有长长弯曲的龙角,还有一对飞翼。-所以说似马,是因为它的头部明显是在表现马首;-所以说它似龙,是因为它的身躯成扭曲的S型。

因为人类太需要马,所以给马赋予了很多想象的色彩。欧洲的神话里有半人马,下半身是马,上半身是人,他拥有人的智慧和马的疾速。西方古代雕塑中常能看到这一形象。

独角兽的原型是一匹纯洁的白马。巴亚尔是传说中的一匹马,它能根据骑士的数量,拉长或缩短自己身体的长度,这些想象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对“龙马”的理解。

龙自草原来

北方草原上是不是有八尺高的马呢?可能是会有有的。一则马种会出现变异现象,二来马种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历史学家孙家洲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重温了《淮南子》中“塞翁失马”的故事,“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说明代地(主要指今山西北部地区)之马和胡人之马,有着种群之间的交流。

而“代马”(代地培育的马种——编者注)却一直作为和平的象征,保留在古人的意向里。如唐代崔颢所作的《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不过,如果“龙自草原来”,那么它长长的身躯,表现的还是蛇吗?草原上有蛇,但都是体量不大的草蛇,很难将其与龙矫健的身躯联系起来。马是群居动物,苏颂就说过,草原上的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匹高头大马嘶鸣在前,万马奔腾在后,扬起的滚滚红尘足够激荡人心。

我劝天公重抖擞。

(据《中国青年报》)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故宫博物院藏。全杨摄

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但龙长什么样呢?宋代的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制作楷模》中说:

画龙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蛇,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

宋代的龙已经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龙的形象,它能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的长长的身躯,一股认为取源于蛇。龙又被赋予了兴云致雨的功能,先秦的文献中就将其与水相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龙,水物也”。

说起与龙相关的词语里,最不容易让人理解的,可能就是“龙马精神”了。马,是如何与龙在一起的呢?